

X272
X P

328387

潮汐文丛

信誓旦旦

谢璞



1995年
第1期

（第1111期）

（本報地址：廣州省城大新街）

信哲日日

（第1111期）



X272
X P

328387



谢 璞

信 誓 旦 旦

·中短篇小说集·



C0398838

44.572

XP

花 城 出 版 社

信 誓 旦 旦

• 中短篇小说集 •

谢 璞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贸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170,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400册

书号 10261·144 定价 0.83 元

序

近几年来，我国文坛生气勃勃，出现了大量的好作品。

这段时间，我住在家乡，于父母开挖的双井边的“风棚”里，与父亲及亲属朝夕攀谈，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大都是小草小花而已。八一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忆怪集》，现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信誓旦旦》。

老作家严文井同志对我前一个集子给予了鼓励，评论中写道：

“你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在黯淡的浓雾中你也寻找美，而且总是渲染出了一些色彩，有的鲜艳，有的淡雅，但都令人信服。为什么？因为你找到的那些是本来存在，人民喜爱并信奉的东西。……”并开导我“更用力于探索美，特别是美的心灵。……”

寻找美，是文学的使命。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美。阳光下，阴雨天，或是朦胧的月夜，美无处不在闪光。在我们这大变革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处处甜蜜蜜，但它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别林斯基说得好：“……美都是从

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者或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美，是要寻找的。我收进《信誓旦旦》集子里面的中、短篇小说，确是我近几年对现实生活中美的探索的足迹。有对光明的赞颂，有对丑恶的抨击，全出于我的真情实感，全来源于我的爱憎。在坎坷曲折的大道上，我努力采集，认真思考，要说的话总是一一诉说出来。沸腾的新生活，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总感到周围的美，如地下涌动的山泉，不可遏制地要喷出来。生活本来存在的，我决不回避；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也无须我去胡编。我注重人们向往光明的美好心灵，写他们的虔诚与抗恶精神，写他们善良的品性及坚定的信仰；同时，对于形形色色的绊脚石、蛀虫、毒菌及腐朽的东西，我也不宽容、姑息。文学是靠感情靠形象来影响读者的，真、善、美的形象能动人心弦；但是，对于假、丑、恶的鞭打声，也未尝不中听。因此，我有时采用柔美的色彩来描绘，有时就擂着鼓骂它一阵。我往往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起一点警策后人的作用，或是能给人以振作的力量。还希望我作品里的人物，是读者能在周围找得到的人，能使读者透过这些人，看出时代的一些特征来。无为而写，无为而作，我是不乐意的。前辈作家周立波同志对我说过：要努力“为文苑添植新花”，给祖国这一大花园，增一点新艳，添一份清香。

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以及中外古今享有盛名的文学大师，他们寻找到大量的美，创造了不朽之作，给人以优美的熏陶，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但他们的成功决不是偶然

的。刘熙载评杜甫诗语中有这么几句话：“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可见杜甫对于写诗是何等的讲究啊！而我往往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总嫌艺术性不高。无疑，是由于功底不深。美，是客观存在的，要寻找它并不太容易，要很好地表现它，就更难了。这就靠今后不断勤奋学习来弥补；同时，也希望尊敬的读者多给帮助。我虽然人到中年，但铭记父辈的教导，人民的叮咛，祖国的前途，心儿永远年轻；为了与十亿中国人民共同创造鲜花烂漫的，健康、文明世界，我愿意学清明竹笋，孜孜不倦，向着灿烂的阳光，拱破地皮，拔节生枝。

作 者

1982年1月14日于长沙



目 录

- 1 序
- 1 洞庭情丝
- 24 信誓旦旦
- 101 狭关行
- 122 野了心的“挟力士”
- 146 开一朵“金蔷薇”
- 166 多情湘女
- 199 投汨罗
- 221 赤子
- 240 美容师
- 252 流蜜曲
- 270 相知

洞 庭 情 丝

剪不断，是情丝。

“这五月的天气，忽晴忽雨，实在难以琢磨啊！然而，比起恋人的心，又算什么？黄连，谁尝到不皱眉头？可是它啊！却不会产生心儿碎裂的哀愁！”

这是徘徊在洞庭湖畔的阿敏心里刚刚说出的话。他英俊的面容上，好似笼罩着忽浓忽淡的烟雾，但明亮的眼睛，却沉着地注视着洞庭滔滔碧波。堤柳深处玉兰花正盛开。

阿敏，一闻到这玉兰花的芳香，心儿就没法平静。依稀的雁群倏然飞过阿敏的头顶，嘎嘎的啼叫声，如怨如诉，洒落在水天一色的湖心。五年前，正是玉兰花开的时候，他第一次心灵受到震惊。一切的一切，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不仅仅只有老年人喜欢回忆，年轻人也不例外。青皮后生的阿敏一回想到当时的情景，竟觉得世界上最香的不是紫云英蜜，而是青春。

他并不是个轻率的人。湖风可以吹老挡浪的柳，却吹不老他那颗痛恨寄生虫的心。他懂得自己的天职，不是象水鸭

子那样出没无常地戏弄洞庭，而是研究和寻觅血吸虫的踪迹，然后，把它们毫不姑息地消灭干净。他出生地点，距“秋收起义”会师的“文家市”并不遥远，他从小就念过一课不寻常的书，那是秋收起义时期参加过儿童团的爷爷念过的《赤色国语课本》第一册上的课文：

我的手儿很是小，

我的胆气很高。

左手拿剑，右手拿刀，

恨不得要把各派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一口包！

只要有志，不在年高。

他从小就听爸爸悲痛地讲叙过：村子四周的青山，都埋葬过红军烈士的忠骨，每一把种庄稼的泥土中，都浸透征人的血汗。他爷爷是在长征中牺牲的，他幼小的心灵上，早就滋生着火苗一般的爱。专业学校毕业后，他从分配搞血防工作第一天起，就向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宣战：“我，我和我的队伍，一定要象当年红军对付军阀豪绅一样来对付你们。”

为了对付寄生虫，常年出没湖港，一年，不慎让血吸虫暗伤了，差点把年轻的生命丢掉，但后来被治好了。于是，他对寄生虫，更产生一种切齿的痛恨。而且，感到自己的职业，同工人、农民、教授和将军一样的神圣。甚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职守，曾经向好朋友宣布过：“要成为一名独身主义者，一辈子不谈恋爱。”当然，人家会相信菱角的肚子是实在

的，却不会相信这个小伙子的话全是靠得住的。

“放心吧，我的理智能管得住情感，我的理智象千里长堤一般坚固，堤能锁住喜怒无常的洞庭水，我的理智能锁住不安分的心情。”阿敏作古正经地向好朋友这样表白。朋友们笑着回复他：“那你就一辈子爱显微镜吧！”

“与世无争的人，固然是不多的，但是至少阿敏要算得一个。”过去，曾经有相熟的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议论过。阿敏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计较高低厚薄。领办公桌，人家领了新的去，他领了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也不生气，借来小锤子，加钉几个钉子，加固到坚实可用。到食堂去买饭菜，见只剩一份甲菜，而后边还有个等着甲菜下酒的老人，他就对卖饭菜的同志说：“给我素的，不要甲菜，这一向我缺维生素缺得要命。”这也不算夸张啊！

由于阿敏整个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其他方面满不在乎，好心的人便热讽他作“阿弥陀佛”，有时候叫他“阿弥”，有时候叫他“陀佛”。他一概满不在乎，微笑地认为：“名字嘛，只不过一个符号而已！”

但是，阿敏并不受一切人欢迎，再柔和的小草，逆风斜雨也不会放过作践它。机关里有那么几个“从来正确的人”，认为阿敏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批林批孔”时期，一个“当权的人”派他进党校学习三个月。他先是很高兴，满以为可以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欣然答应去了。但没有料想到第一课就是一个“理论权威”有板有眼地讲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象拍卖变质的香肠似的称姚文元是仅次于张春桥的当今大学问家。

“天哪！我如果真的在此坐三个月，免不了要闹出神经病来的，这哪里是什么党校？是疯人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阿敏边听课边这样思索。

第二天，那所党校的一个负责人便惊异地叹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无可救药分子逃学了。”事实上，阿敏认为自己不是“逃学”，而是请“病假”，只不过“先请一、两个月病假”而已。离校前一分钟，他给学校政工组留下了一个便条，坦然地说：

“……我生来神经脆弱，不能久坐，就只好先请假了。
……”

很快，机关政工组里接到那所党校的公函，上面提出强硬的意见：“对这种仇视无产阶级政治的黑老九，要采取断然措施：或者开除党籍，或者一辈子不让他入党，或者立即遣送五七干校去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政工组考虑到应该开除阿敏，但他是出身好的烈士后代，目标太大，怕惹麻烦，认为选择第三项最妥当。因为第一项不合适，阿敏只不过是超龄团员，根本不是党员。第二项也不妥当，这几年就从来没有发现过阿敏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当权者认为阿敏丢了机关的脸，因此大发雷霆，在大会上骂道：“阿敏虽是烈士后代，但已变质了。看来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全面专政！”

谁知，阿敏径自到洞庭湖“游览”去了。他感到只有换个新鲜地方透透气，才不致真的变成个疯子。

“我能奈何谁呢？眼前，我手无缚鸡之力！”阿敏感慨地

寻思：“但总得顽强地留在人世上干点叫吸血鬼不舒服的事情才好啊！”

谁知此行，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衣服虽不褴褛，但离开理发店的时间已经太久，显得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走不多远，碰上个熟人，一听他要“游览”，就冷冷一笑介绍说：

“到‘桃花嘴子’看看去吧，那里风光迷人，百花斗艳，水中有山，山外有水，也算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哩。你晓得不？那桃花嘴子上面新盖了一座精巧玲珑的招待所，住上不少的新贵人哩！来自中央、省级和地、县的著名人物在那儿休养，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红秀才在彼处写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文章。那里连服务员都是经过周密挑选的，政治条件、年龄、长相都很讲究；不要说老妈子、大嫂子不用，就是相貌平庸一点的闺女，也是当不上‘桃花嘴子’服务员的。那个招待所的所长，是新提拔的一个很有来头的大人物，听说他嫡亲的妹子，是很有名望的某君的填房夫人，原来的那个可怜夫人，并没有升天，是因‘政治上不可靠’被勒令离婚了。……”

“呸！魔鬼！”等不及听完，阿敏就心烦起来，“那是魔鬼的天堂！”

“别性急，有一点相信你是感兴趣的，”介绍情况的人往下继续说：“这‘桃花嘴子’招待所还贴出一张喜报哩，说聚居三千多人的‘桃花嘴子洲’范围，借批林批孔的东风，一鼓作气消灭了血吸虫，灭尽了钉螺，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血吸虫病人……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真的吗？”阿敏明亮的大眼发亮了，一时忘记了人世一切忧患，说：“这是了不得的大好事情！十分令人敬佩的好事。如果是实在的，无论从职业或者感情，我都应该到那里去看看去！我应该把当地的宝贵经验学过来，把它推广出去。”

不一会儿，阿敏就如箭离弦，探询着方向，寻觅“桃花嘴子”去了。由于他步子迈得快，手里的小提包也跟着晃动得厉害。由于怕晃动它过快，就把它揣在怀里，有时候又小心翼翼地挟在腋窝子下。原来，那里面是一架并不太差的照相机。他希望把引人注意的镜头拍下来，这是他多年的嗜好；同时，也成为他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少资料都靠他亲手拍摄之后，又亲手洗印出来。

天地如有有灵，至少也得明白阿敏游览风景处“桃花嘴子”，纯粹为了工作，决不是看风光或美人的动机。他早就有了个宏愿，要在头发尚未着霜的年龄，通过集体和他的努力，看到八百里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绝种的良辰美景。

经过大半天车船及徒步的颠动，终于走上了“桃花嘴子”的土地上。一踏上芳草茵茵的洲子，就有几分醉意，血一般的石榴花与雪一般的玉兰正竞相怒放，万竿毛竹挺立，嫩翠的樟林深处的黄莺儿，画眉子和相思鸟正得意忘形地啁啾复啁啾。淼无际涯的洞庭湖水如同一个白玉盘，端托着含烟笼翠的桃花嘴子洲的生灵万物。洲子上飞檐亭阁也有好几处，它们都一一依偎在吐翠飘香的密林里。若不是他不会游泳，他真想扑进洲子边的好水里四个痛快。为了工作、取经，他也曾细访过西湖、太湖、鄱阳湖。也曾为那儿的水色湖光倾

倒，然而觉得眼下的洞庭一角又有格外的迷人之处。他朝那座建筑精巧玲珑的招待所的大门奔过去。陡然，稀奇的事情发生了，一片茶园里采茶的人里面，竟出现一个好似他渴望已久、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丽人，顿时觉得整个洞庭的灵秀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了，论神采举止，都叫人吃惊。

“她是谁呀？为什么出现在这里？”阿敏不禁停住了脚步，有点愚蠢地注视着叫他惊喜的采茶人。也不知为什么，这一瞬间，他脑子里立即浮现了曹子建《洛神赋》的名句：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阿敏好似灵魂出了壳，掩饰不住内心的“思绵绵而增慕”之情。

“我完全相信了，‘洛神’确是存在的，你讴歌的神又出现在我面前了！你真了不起啊，曹氏！你看看，她不也‘延颈秀项，皓质呈露’吗？……”受震的阿敏，在心里向早已化为灰尘的曹子建说着话。直到茶园暴发出一片笑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平生第一次扮演了傻子的角色，于是如惊弓之鸟，努力逃出尴尬的境地。从这一瞬起，他已经明白所谓做“独身主义者”也者，全是鬼话。他希望尽快地住进招待所，喝几碗冷开水，浇一浇燃着野火的心！

然而，生活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安排顺利，招待所的所长拒绝了这个不速之客。这位所长年纪至多四十多岁，但有人称“冯老”，蓄着小胡子，眼角不时地发射逼人的余光。他手里端着一个“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

的醴陵优质茶杯，杯盖是镀着金的。显然是个品茶的老里手。他的打扮，一般大城市的时髦人物也望尘莫及，只可惜一脸的横肉，浑身上下有一种凌人的盛气。他用教训口吻说：

“你片纸只字的介绍信也没有，我不把你当可疑的人抓起来，已经够客气了。至于说，阁下想考查考查‘桃花嘴子’是不是真的实现了无血吸虫区，证明你这个年轻人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言行抱怀疑的态度。凡属这种不信任我们的客人，本人一概不表示欢迎。先生，你也许听清了吧？唉？……”

这一席官话，足够叫人气炸肺。幸好阿敏有一副好脾性，他微笑着恳求：

“请你不要把我当成‘先生’来称呼，我是超龄共青团员阿敏，我指望一个普通的床位，并不需要占用你们的好房间。相信你是能够答应我最起码的要求吧。如果经过实地考察，证明此地消灭了血吸虫，我还要总结此地的血防工作经验，传播这些宝贵的经验……”

冯所长冷冷一笑，看看日历手表，不屑一顾地挥手说：

“去吧！如果每天碰上两、三个象你这号噜嗦的人，我这所长，即使有八只耳朵，也应付不过来。我，老实正告你，有关首长作过批示，这里不是一般收容所，没有‘批林批孔’办公室的介绍信，我们一概不予接待。你从哪里来，就请你从哪里出去吧。”

怎么办？束手无策的阿敏只好可怜地愤愤走出招待所，他没想到不受欢迎的客人，还不如一只山麻雀。那山麻雀尚可以在‘桃花嘴子’洲的任何一株树上栖息。

夕阳西下。斜阳冷道上正好有一垛干净的麦秆。阿敏见了它，兴奋起来，对自己开心地说起话来：

“天赐我也！躺在松软软的麦秆上过夜，未必就不及弹簧卧榻？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吸几滴树叶上的甘露，不也饶有一番风餐露宿的滋味么？无论怎么说，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于是，他就安静地抱着珍藏照相机的提袋，钻进芳香的麦秆堆里睡觉了，整个身子都藏在麦秆堆里，只把头部伸在外边。一边聆听着杜鹃的啼叫和渔船的桨声，一边进入了纷乱的梦乡。

但是，好景不常，很快就下起雨来。树枝上鸟雀惊啼不已，隔年的枯枝随着大风落下地来，加紧了对阿敏的威胁。这时，也只有这种时候，他才鼓起勇气返回招待所去。

好不容易敲开了招待所的大门。然而，“接待”人仍旧是那个面貌可憎的冯所长。他板着面孔说：

“世界上最不成体统的是你这先生了，你去而复返，自作自受！这样吧，给你一点面子，今晚上腾出一间小房借你住一晚，明天早晨，天一见光，你就得离开，行不行？”

“行！”可怜的阿敏答应了一句，心里说：“凭你这个态度，即使是一座皇宫，我也不愿多留一分钟了。”但他又听冯所长用高腔向着一旁吩咐：

“萝芙，你去把那小偏房的辣椒盘子稍挪动一下，能搁一张小床就行，有个人要睡一晚。明天大清早就要他走，你听到没有？”